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八

馮舒字已蒼江南常熟人有默庵遺稿

錢履之未學庵彙序

先師徐良夫先生詩集序

處士嚴君墓誌銘

陳玉淵墓表并序

馮班字定遠號鈍吟江南常熟人諸生有鈍吟集

龔鄭僧詩序

海虞三義傳

錢履之小傳

書吳浩然逸事

吳垌字季野安徽宣城人諸生有夢華子集

觀時

六代論

八 七 五 五 四 四 二 二 一 一

咸社盟約序

十

送沈公紱序

十

游新田山溪記

十一

響山草堂記

十二

喜晴堂記

十二

馬世俊

字章民江蘇溧陽人順治辛丑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至侍讀有文集

園棋賭墅論

十四

讀陳同甫集序

十四

建初集序

十五

登燕山記

十五

茅山記

十六

正則兄傳

十七

路一麟

字麟趾陝西澄城人歲貢生

多多益善論

十八

黃龍山廟記

十八

吳肅公

字雨若號晴出有街南文集

秦論上

二十

秦論下

二十

卻克論

二十一

宋高宗論

二十二

留耕堂記

二十三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二十三

張大夫傳

二十五

吳錞庵傳

二十六

王節婦傳

二十七

傅節婦傳

二十八

王愈融

江西泰和人餘未詳

劉裕滅後秦論

二十九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二十九

徐柯

字貫時號東海一老侯齊先生弟諸生有一老庵集

曾止山三度嶺南詩序

三十一

楊潛夫家傳

三十一

蹇翁小傳

三十二

顧苓

字云美江南長洲人隱居虎邱著有塔影園文集

書蔡忠襄公傳後

三十四

處士張綏子傳

三十五

宋

惕字未有江西星子人

四禮撮要序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八

錢履之未學庵彙序

馮舒

余生十六而識履之。十八而與定交。記初相見時。登其堂。有榜曰凝碧。當仲夏庭中。朱榴正發。千英萬藥。梧陰交覆。空綠滿屋。履之方褰褐坐。驚起披衣肅客。一足襪不及履。自此無三日不面者。予居城南。履之居城東。相去二里許。兩家童子趾錯於道。各手一札。或遙相契合。所言不殊。往往相晤為笑。凡花朝月夕。登山臨水。無不同。即晦明風雨。憂讒畏譏。亦無不同。今三十餘年。一時同人。半貴半死。蹤迹參錯。不可問。日者大海橫流。宇宙分裂。而余與履之。老而倖存。歸然靈光者。亦同。嗚呼。其亦夙緣也已。今年秋。余過履之。履之兩郎君求赤頤仲。讀書幽吉堂中。堂即昔之凝碧也。求赤指庭中樹。顧余謂曰。世固有心空節斷而猶存若此者乎。予曰。噫。是即吾與若翁初訂交時。狼籍火然。千英萬藥者也。回視修梧。槎牙出屋角。枝枯膚裂。不更生意。亦與榴等。撫今追昔。真不知涕之何從也。因語履之曰。吾與子生同年。居同里。讀書說詩同好。顧賤且老。將隨草木者。亦同腐乎。顧何以永吾年也。追數生平執友。或以富貧。或以賤貴。其登玉堂參藩輔。聽秋風而歌鹿鳴者。或至煙消宿草。酹奠無人。即其殫精竭血。應制科。取金紫。家絃戶誦之業。亦無從於醬瓿間索之。獨其有韻片言。則

國朝文匯 卷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顏垣敗紙斜行小字。猶得摩挲吟嘯其間。則吾之與子之可藉以存者。其在茲乎。其在茲乎。由是各出所著。互為點定而序之。如此昔元微之之序樂天也。曰交分淺深。非序文之要。故不書。而予獨拳拳以交分為言者。則以元白俱登上第。一語一言。舉世風慕之。以為美談佳事。不待自述而後傳。予與履之一老賤書生。即所留篇章。可以藏名山。俟後世。孰知余兩人交誼如此者。故序同而旨異。至其詩學淵源。足以追配作者。其從子夕公論之詳矣。嗚呼。世其有知之者乎。斯文之幸也。世遂無知之者乎。斯文之不幸也。於吾子何求於人乎。何尤。

先師徐良夫先生詩集序

良夫徐先生卒之明年。子守噩守質撰先生遺詩一百篇。賦兩篇。公孫龍子達辭一卷。示其門人長樂馮舒曰。先人之生平。惟子知之。子盍為我序。抑亦先人之志。舒曰。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贊。舒不敏。何敢序。二子固請。鄙不能辭。僭而序之。曰。先生諱濟。忠字良夫。一字子公。世為常熟人。父諱明俊。字千之。父死。絕水漿而咽糠。不勝喪。而卒。先生孤而苦貧。衣食所資。取之教授束脩外。無他入。突或不煙。先生無妄求。無弱志。誦讀不輟。有三弟。一及肩。一未髻。一未走。先生字而撫之。羹飯熟。羣歸上食。食竟走去。先生為潔。七箸滌盥。梳以為常。比冠婚如一日。能養其祖母。祖母卒。似父之

幾父者喪祖母得疾幾不治為邑諸生屢試應天不第不得志卒年五十四先生善經生業凡今天下所謂名士者皆誦先生如一口善為古文詞於書無不窺朱黃兩毫省去手善為詩少習李何王李之說心疑不決鮮以所著示人長而論歷代之作者溯流窮源恍然知詩所以作也告舒曰漢魏之不得不六朝也六朝之不得不唐宋也世也六朝之不以漢魏劣也唐宋之不以六朝降也情也世如是則情亦如是情如是則詩亦如是自三代至明皆然若不論其世不澤於理則手足倒置首尾逆行矣舒唯而退以先生言考之古人罔不合節微言未絕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先生有人倫鑒嘗痛絕一人舒暱焉有嗜其甚矣之歎先生歿未幾見血色變乃感其先識也是以守靈守質屬舒序詩而舒并著先生生平如是使知我者謂舒之師先生先生之教舒者不特此也謹序

處士嚴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蘇州吳縣人其先出會稽居山有為知府者諱某以進士起家君之五世祖也諱樵者君大父也諱炎者君父也君九歲而父卒獨與母周居周夫人貞毅若丈夫亦既以心計力作相夫成家矣夫之卒也以相夫者教子君惴惴視顏色小失意長跼謝絕柔聲下氣惟謹少長如一則君之能事生也君父賈於常熟卒焉以

君幼不克葬。君言必垂涕求兆域以安厝之。與術者上下山阪。攀蘿援葛。手瘃足跣。無間風雨。歷數年。始得洞庭之飯石峯而藏焉。附柳治冢。不僭不儉。舉無違禮。則君之能事死也。蘇有盜千百為羣。根株盤窟。莫敢誰何。君遇之。盜知其為嚴君也。不敢恣掠。罄其友人舟以去。君奮然白之巡按御史。盜恐以勢豪劫君。不可以賂請。又不卒麗於法。盜魁死。黨與消散。行旅帖席。則君之不畏強禦。能急友也。嗚呼。今廟堂之上。容頭過頸。當是非在所模稜。循默不出一聲。比其入室。則高趾濶步。碎母陵兄。一旦有急。怯死黥降。國家亦安賴此輩哉。使嚴君而遇時。移其事親急友者於君。當何如哉。當何如哉。是宜銘銘曰。

孝於子。誼於友。以處士死。嗚呼。

陳玉淵墓表

并序

墓何以有志。古孝子傷陵谷之變也。於是累功德告後世。使知護焉。然藏諸元堂。惴惴焉。千載後有風。隨樹平之慨。孝子愈傷。於是乃為文表之道周。此表所自始也。吾國家法品官尊者。例得立神道碑。卑者則碣。著其行事。若處士則行不列。傳史名不出。閭黨於表尤宜。此余所以不辭而為陳君表也。表曰。

陳君諱某字象賢。人稱之則曰玉淵先生。其先出太邱長。元季徙常熟。故為常熟人。

父士介。讀書隱居。教授里中。君年十八。則已繼父業。為人師矣。當是時。鄉達者曰文毅趙公。太常顧公。皆名知人。能相士。每重致之。君是以得自京師。歷薊門。其山川逶迤。關塞阨塞。無不可聚米而圖也。已而以父老歸。日侍其父。啜菽飲水。盡其歡焉。比歿。喪之若孺。君性絕人。旁通公明景純學。其在薊。恒有風。君卜曰。火見其火乎。國其有喪。未幾而乾清坤甯宮並災。仁聖皇太后薨。其在庚辛間。邊塵數驚。君卜曰。明年當有大警。大將死。地喪丙丁之際。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禍其在鈞黨乎。然小人終不勝也。己巳果有變。都城戒嚴。督師死。未幾。楊左死。閣敗。經畧磔。若符契。然嗚呼。使君生遇其時。何遽不若趙達崔浩輩。乃卒老田間。不得施用。可為大息矣。君喜著述。所撰有海虞別乘。甯夏兵變紀畧。水利圖說。青烏雜著。選日要刪。噫。此之謂多矣。君享年七十有七。最君之生平。孝於親。誼於友。慈於子弟。莊於室。篤於學。其於方伎。則游藝及之者也。世頗稱之。君不屑也。余特表其關於世運升降。若古人所稱卜百年者。以告後人。是為表。

龔鄭僧詩序

馮班

余自束髮侍先君子。識淵孟龔先生。髯而頽。言論多說朝廷政事。及前輩人物。磊落丈夫也。後事東礪先生。并讀初學集論先生志業尤詳。嗚呼。如斯人也。淪落一官。不究其用。乃世道之不幸。非一人之病也。往時虞山多名士。號為兩社者。且數十人。皆以學行文章聞於一時。去之四十年。流風餘韻。掃地無餘矣。往歲因叔昭舍弟知義林。今又識士依鄭僧。三世相傳。學業不替。何龔氏之多才乎。積善餘慶。淵孟先生所不及施用於世者。將有待於後人。非直文章已也。鄭僧為詩。師法有根蒂。出語清勁。能自道其意中語。百年來偽學俗氣。筆端不染一字。鳳毛麟角。非俗中所常有余。無似平生足迹。半天下。所見士君子喜言詩者。不可勝屈指。今晚而得鄭僧。譬之驪覓飛兔。吾見其發足。未知稅駕休秣於何地也。東礪先生文章蓋一代。門徒數千人。而絳帳之前。如戴崇彭宣者。寥寥無幾。嘗三度遺余書。其言甚苦。且曰。龐士元拔十得五。如今者拔百得一。為不失望矣。惜不使一見鄭僧。必當得其題目。惟有長歎而已。余老而不容於月旦。閉門教子弟。猶恐其薄家雞。鄭僧不以為辱。時相慰問。六十之年。得託末契。幸何如之。鄭僧他日當有盛名。主盟文苑。無忘上東礪一瓣香。此翁淵孟先生之友也。以此為囑。今不能為鄭僧作元晏。惟書所欲言如此。

海虞三義傳

徐懌字瞻淇邑人也平時為人愿弱惜惜無他兵後邑民已難髮懌湛然如常呼婦共奕家素貧婦方屑麥為飯不肯應強之終一局歎息而起閤戶自經題詩留几上言已不屈二姓也

徐守質字野王父曰濟忠為諸生讀書有一時名君嗣之能世其業短小下聲弱如不勝衣遇是非所在輒奮發無所顧兵下金陵奉母避地母年長悒悒草間不樂思歸兵至母病遂不能去謂兄基曰不可俱死斷徐氏世兄長宜行守質當侍母基曰弟賢不可徒死我無益於時當侍母死生以之相讓且久兵勢益急煙火漲天起吹脣挾弓矢者馳而過其門君愠曰兄一家都在此奈何併命弟孥累幸在婦家若婦無他而母死是守質全妻而棄母也何以見天下士人基遂挾孤甥棄妻子而逃甥姓袁氏其妹壻字君從死時以兒託君兄弟噫君兄弟之義鄧伯道不過也事定基歸母與袁氏妹俱沈井中君被二創仆於地而死妻子俱免豈天留之以報善人耶舍弟名知十字彥淵家世在譜牒此不具為人慧黠先君愛之又行第十遂命之曰知十後更名鵬舉似相如之慕蘭也崇禎末流賊起國家多事君歎曰天下可知矣始交四方奇士知星麻善弓馬者座上恒滿時遇窘急或有死喪周恤之無所愛宏

光元年挾策入南都久之無解者有內臣某識而奇之草疏舉君俾總兵太湖以控江浙君恥由奄寺進固謝而止之鄉兵起揭竿為兵纏布於首眾且數萬或謂君曰此輩有成否君歎曰長江天險昔人所保北兵渡之裁如踰溝今勢已定譬如破竹一節之後無留及矣雖百萬眾如之何哉此輩但拍手將駭而走何能為耶諒為義士不當苟免我居此以俟死耳兵至君出城赴之死如其志焉君有謀而勇於義始鄉之豪有嫌於里人邀而殺之族兄黼被執事甚急君隻身將救焉余馳而止之則不及矣竟詣豪合飲言笑如無事遂挾族兄而歸聞者皆惜其所用之小也

錢履之小傳

錢謙貞字履之苗自吳越武肅王厯宋元暨明今為蘇州常熟人祖順德官至憲副父世顯早卒君幼孤有文應山楊忠烈為邑令最先知之名翕然起體羸多病遂絕意場屋性介特居恒或不自得時時言曰王無功自誌其墓以為有父母無朋友若我則并無兄弟姻族也然能引分自安絕無伎求遇有拂意始則忍辱不較終必談笑置之素不喜俗人能容焉自號曰忍庵更之曰耐翁其志也初為詩好劉長卿韋莊羅隱許渾之作後更深於韓杜元白旁獵蘇子瞻陸務觀所謂愈老愈奇迺造平淡者哉兵興將自撰其文為四編鐫版行之明年感疾卒於丙舍春秋五十有四丙

國學扶輿社印
成歲八月四日也。其易箚之時，忽誦莊周參寥間之疑始一語。語其子孫保，欲以論語邱之禱久矣。為注言不及他，可謂雅人達士矣。君古文頗效白樂天，遭亂散佚，亂後所作別為外集。宗姪龍惕敘之。

贊曰：余少遊於先師魏叔子之門，見履之風姿挺特，能度曲審音律，尤善晉唐人書法。私心竊向慕之久，與之交，知其人淡然不嗜榮利，蓋古退讓君子也。為詩發自天性，聞其八歲時即能吟，有特立艱行路，孤生易折心之句。自後乃益工，所居無雜寶，築室養樹，琴書自娛，泊如也。噫，世豈更有是人耶！

書吳浩然逸事

吾虞本以逸民而得名也。其風千古已後，世邈然，豈無伯鸞、梅福隱於吳市者乎？而少其人也。一日春雨初霽，偕三少年遊於北門之桃源澗，見有脫帽露頂，眉宇高寒，踞坐亂山松石間，余異而問之，曰：吳姓字浩然，余性落魄，不善寒煖，無多數語而別，遂若忘之。越期年，偶過錢宗伯紅豆村，適几上有七言近體詩，為吳某題，其頸聯云：堪與西山分義字，遠同雒邑得禎名。宗伯云：此當今之高士也。定遠識之乎？因是浩然二字，記胸臆間，究不詳為何許人。又越三四年，訪來鶴軒主人適壁，上懸前宗伯所贈詩，主人曰：浩然先生，館於余家者也。先生本新安裔，出太伯，明季四方騷動。

里中有為捍禦計者。慕先生之為人。欲羅而致之幕下。先生拂衣起。擔簦之琴川。愛琴川之佳山水。因居焉。滄桑頓改。閉門著書。大約輯耕錄。并中新史之流。俱為友人取去。僅有存者。春秋析義一書而已。嗚呼。天津鵬啼之後。遺民故老。竄於荒山大澤。湮沒無聞者多矣。如浩然之不求人知。而人亦鮮知之者。可勝悼耶。追思往事。鬚眉如在。髮鬢謝泉羽。鄭所南一流人物也。愧無東澗之筆以記之。幸有東澗之詩在。可藉以不朽。秋夜岑寂。鐙殘月落。偶書於梧雨軒中。時壬子八月也。

觀時

吳炯

一治一亂。天之道也。近者百年。遠則三之。而不易。主者不大亂。不大亂者不大治。亂則興者一而廢者百。又或興而廢。或廢而興。士生其間。太上用智。其次莫若愚。智則審幾。審幾則善權。善權則有功。是觀時之學也。愚則守常。守常則居正。居正則無患。亦觀時之學也。三代尚矣。後此有天下者。漢唐宋為最盛。其初也。皆爭而後定。其中也。皆絕而後復。其爭而後定者。何不大亂者不大治。一姓既衰。一姓遽起而代之。天下未見其德。莫之服也。先之以羣雄。使相與角。而未有決。且鯨鯢其人民。舉天下咸惴惴於死亡之無日。一旦聖人出而滌除之。天下既脫於湯火之厄。而登之衽席。乃知受命之君。其才智果度越於羣雄羣雄卒莫之勝也。故嬴項勝廣為漢驅。夏鄭楚梁為唐驅。劉鋹孟昶李昱為宋驅。蓋其德之也深。而服之也至。其享有天下也斯固而久。所謂興者一而廢者百也。中絕而復者何。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而子孫享祚僅一二百年。則天之所以報之者。猶未稱。人心未屬厭也。處可絕之數而不忍絕。則為之閔。位於其間。故莽不能代漢。操不能代蜀。武曌安史間亂。唐金亦僅分宋。故或興而廢。武曌安史是也。或廢而興。漢光武唐睿肅宋高宗是也。當此之時。士之奮起於功名者。苟得主而事之。固家王而人侯伯也。然而得從則生。失從則死。是故良

平生而李斯范增死耿鄴生而楊雄劉歆死武侯生而文若死房杜生而元真伯當死狄魏生而來周死李泌生而張洎陳希烈死李綱張浚生而張邦昌劉豫吳曦死其間若翟義申屠建李敬業駱賓王之徒或奉扶陽安眾或臣更始盆子或謀復廬陵及以韓霍梁越諸王起而死者不可勝數也夫得主而事之方且家王而人侯伯也而卒以得死豈其初願哉不知興廢故也此其蔽有二急於圖富貴而興廢不皇計者沒於利也來周之徒是也見其興而興之見其廢而廢之眩於形也楊雄荀或是也度其興且廢度其廢且興遂欲起而興之廢之者昧於幾也翟義李敬業是已何則世豈有女后而久有天位者雖甚愚知之而來周之徒則曰吾富貴已耳奚有於死亡吾故知其沒於利也若楊雄號為寡慾而劇秦美新或有王佐之才而比操於高光豈苟且以干進而為是談詞也哉誠惑於莽與操之詐術以為誠足以代漢有天下也吾故曰眩於形也若義與敬業以為劉氏必興廬陵必不可廢其智計可謂大過人矣不能少待而卒舉事焉遂至於敗吾故曰昧於幾也無沒於利易無眩於形難無眩於形易無昧於幾難審幾則善權知其孰興知其孰廢知廢於其興知興於其廢擇而後進進則有成功是觀時之學也非尹望之智不足與於斯後此者唯良之於高禹之於光武亮之於昭烈房杜之於文皇泌之於肅是皆確有成見而

後從之庶幾近之。其他或起盜賊則有若彭越李勣其人。或起隸卒則有若周勃樊噲其人。不則或游說挾策徧歷羣雄則有若酈食其馬援其人。又不則或屈身於偽朝而後反而歸正則有若寇恂耿弇其人。此其才誠亦度越尋常。然亦屬有天命以成功則有之。蹈道則未也。何則。彼未嘗決於興廢之大計而擇而後進也。苟決於興廢之大計則越終不反。漢勣必不從密矣。故陳平韓信幸不用於楚而用於楚。烏知平之不為增。信之不為且耶。故恂弇先世祖未興死亦無以異於楊雄。方望策隗囂之敗而去之。而卒以立嬰則何前之智而後之愚耶。故陳平李勣始愚而終智則生方望前智而後愚則死。審幾之難也。審幾則善權。非尹望之智不足與於斯。荀彧欲為良平而失此於楊雄。故業竇王欲為鄧禹而禍等於翟義。皆智不足以審幾而輕於用權故也。故權者險道也。君子不為其興也。我不敢知其廢也。我不敢知吾居吾正而已。正有二。既食其祿無避其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草莽之士養其身以有為。愛其死以有待。強學以待問。存誠以待舉。蓄道以待聘。苟其大定主自不吾廢也。雖甚庸罔能者為之有餘。故謂之愚。故謂之常。然而無市名無倖功無牟利上不衡命。故不至於嬰禍。下不徇人。故不至於失身。故謂之觀時之學。或曰。大亂之時則然矣。若夫中分而王。若三國南宋。雖未底於大定而亦各保其國矣。是未可出

而仕乎曰是不同。為蜀與宋人者。雖仕可也。君也。若其在吳。於其末帝也。則仕之。得比於周之列國也。若魏與金。則否。仇也。若生不逮事漢宋者。雖事魏金可也。亦君也。若夫漢宋之人。而陷於魏金者。其先仕者死之。不然。則否。至身居其國。而謀二於漢宋。君子雖取其志。而終不為其事。何則。為其險也。張良之刺秦王。博浪也。亦幾瀕死矣。以良之智。猶若此。況其下乎。

六代論

魏之代漢。羿浞之流也。而詭於舜禹之禪讓。六代之君。舉踵其智。以劫其主。而奪其國。後之君子。東春秋之法。以誅之。未有不書弑者也。雖然。罪則均矣。抑微有等。蓋晉齊隋之罪重。而魏陳之罪稍輕。至宋若梁。則又輕。何以言之。當董卓之亂。而漢已垂亡矣。迨於僊汜。構逆宮室。燔而廟社榛莽。乘輿播越於外。山東諸侯。方各治兵。相攻以自為謀。舉漢亂。置罔聞。而曹操納荀彧之說。東桓文之義。以兗州之眾。起奉迎之師。舉垂亡之漢。復奠而安之。使之懸旒於天下。而不至於殄覆者。二十餘年。而徐取而代之。其終則有罪。其始不為無功。譬之失火之家。其主方坐而待焚。悲號而莫之脫。或有人焉。負水操具而赴之。以脫其人於烈燄之下。主人脫而遂攘其餘資以歸。此雖君子不為。而於小人。則亦無深責也。何則。謂不藉其力。則主人不免燔而死也。陳

之代梁高歡字文之取元魏也亦然。晉與齊隋則不然。彼其於國非有扶危定傾之功。乃幸而託後宮肺腑之親。且膺累朝腹心之寄。方且受遺詔輔幼主。總機務。專師旅。事權已重。乃遂欺人之孤寡而奪其位。且芟夷其族屬。不仁孰甚乎。譬之人僕深被寵幸。使主扃鑰而管田宅。外有室老之稱。而內親於子弟。一旦主人物故。遂殺其子而取其室。罪殆不容於死矣。豈得與救火而攘其臂者同日而語哉。故以晉視魏。非其匹矣。雖然。漢之高光固大有功施於民。其間亦多賢主。獻雖弱不振乎。然而無失德。魏乃取而代之。且催汜之徒。雖共稱兵劫主。而要未嘗僭號。則漢之天下垂亡而不至於亡也。曹氏篡而漢以亡。至宋與梁則不然。晉齊之君皆以篡得國者也。桓元之入建康也。固已建號改元。逼德宗而遷之尋陽矣。劉裕因而乘之。則宋之天下固取之元而不取之於晉也。若夫東昏不道。幾不下商辛矣。而衍兄懿之見害。無以異於伯邑考也。衍仗鉞而討之。陽附於弔伐之名。而陰以報殺兄之怨。雖其取之之心固異於武。而其名亦庶乎近之矣。以篡國與積仁者較。不類也。以垂亡與已喪者較。不類也。以淫虐與無失德者較。尤不類也。凡此數者。皆宋與梁之所繇。大過於魏也。然則裕與衍為遂無罪乎。曰非也。立之君而弑之。則是不免於篡也。雖然。為裕與衍計者。固可不出於此也。蓋裕之世與操異。獻帝蒙塵於外。天下猶然漢也。操以奉

迎為名。倘遂舉神器而遷之。彼孫劉二袁之徒。甯不起而議其後哉。若裕則不然。當其還京口也。晉之天下已屬之桓元矣。裕誅元而代之。位出德宗於幽廢之中。裂土而封之。則已為非望。而天下亦莫不稱裕之義。即司馬氏之族。亦樂為裸將之臣。可不謀翦滅而自安。休之楚之之徒。亦無北走之志矣。裕舍此不為。乃奉已亡之晉而君之。君矣而不終事。既廢德宗。又廢德文。置其君若拾瓦礫而弄之。旋而拾。旋而投。唯吾意之所欲。是安得不為天下後世議哉。向使無立。又孰從而議之。盜之劫人於路也。其人不殺而亡矣。我則擊盜而勝之。必求其主。而盡反其所獲之資。此非夷繇不能。不則與之中分焉。而主人已德矣。即不然。或遂挈而有之。誠不免貪人之名。而已不侔於盜矣。乃既藉手而還之其人。閱歲餘而復賊其人而奪之。曰。是我之惠爾者也。不又一盜乎。裕之取晉。何以異此。雖然。裕猶有說當其建旗之始。曰。吾將以輔晉也。天下舉聞此言矣。旦夕之間。其何以驟寒此盟也。若衍又不然。衍之南下也。語僚佐曰。昏主淫虐。惡諭紂矣。吾與卿等共除之。夫既以除齊為名。義且與齊絕矣。而必假敕於寶融何也。且衍以紂目東昏。則亦以武王自處矣。武王伐紂。亦嘗奉微子而行乎。昔者項梁之謀亡秦也。以范增之言。求楚王孫心而立之。及羽自王。乃使英布沉之於江。使漢王伐羽。遂因之以為名。吾嘗以為立楚後者是增之失策。而梁之

過聽也。夫奉楚不可。況奉秦以伐秦乎。然而為此者何也。彼習於魏晉之事。以為踵前事而行之。固可以告天下矣。而孰知夫事之不同也。夫操為羿浞之謀。而自託於桓文。裕與衍為湯武之舉。而反自夷於操。豈不失策也哉。雖然。裕與衍不足責也。李淵之以太原起也。世民輔之。因四海之望。而誅楊廣之虐。即懸之太白。放之南巢。汙其宮而潛其室。猶未蔽辜。而反尊之以太上之名。且假號於代王。不已過乎。幸而歷世久遠。賢哲之君代作。天下之沐其澤者。為深且厚。後之君子。既錄其功。遂不得不掩其過。遂上以媿美於漢。而下以死宋與明。不然。向使建成嗣。而天下不復覩貞觀之治矣。即不然。或遽絕於高宗中宗之代。而不復振也。烏知其不與晉隋之君同類。而共黜之哉。

咸社盟約序

咸之義何居。感無心也。感奚取乎。無心也。有心則有為。有為而合。是名強附。強附之交。有若塗膠然。雖堅必折矣。有若結紐然。雖固必解矣。何以知其然也。接構巷族。以相譽者。為務名也。親比能人。以干進者。為媒利也。多引徒屬。堅峻壁壘。以爭異者。為樹敵也。三者之事。設是不能無生得失。是不能無計勝負。故獨得則忘其失者。獨失則岐其得者。同得同失。則思凌其同者而上之。是得亦爭。不得亦爭也。既敵而勝矣。

則棄其實為不足與不幸而至於敗又欺而賣之以求敵之釋已也是勝亦害不勝亦害也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君子惡之矣然則何感而社乎夫平地若一而水嘗就濕施薪若一而火嘗就燥者以類合者也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陰陽善惡君子小人靡不各從其類也吾修吾行同吾行者悅之矣吾力吾學同吾學者悅之矣悅則思思則求求則聚聚則協非名是附非利是驚非與敵為距然乎然不然乎不然各因乎天乃謂之咸信斯言也盟約其遂可廢乎曰不可吾猶慮其終睽也感尚虞睽何也而不見夫萍合者乎而不見夫男女狎者乎而不見夫兒子嬉者乎萍之生也始未嘗不相聚飄風過之則東西易嚮男女之狎也鮮腴淫佚未嘗不相得一不當意則反目而視兒子之嬉飲食博塞未嘗不相悅語不移日則辭而爭者此無他為無常度故也故善合貴乎全終全終在乎慎始慎始要乎立度度不立則交不固矣今吾社之立也患弗慎也則謀之卜筮矣患弗敬也則告之明神矣自是之後聚則較藝息則徵課勤正業也月有嘉會會有禮宴通情好也譜世系序長幼坐不越次稱名不紊敦禮分也知則言言則盡無美不成無過不規輔德義也以是為約度不立乎蓋自是其弗睽也夫是盟約之義也

送沈公紱序

沈子公紱有吳會之役。誼行乃告行於嘗所往來而會飲以別。且徵詞焉。時杜門不履闕者近十年所矣。家居唯讀書。工古文詞。間一二故人時從質書史。乃一見往客有挾齊缺宛舍者。謁沈子。沈子竟不答。客銜之子語客曰。子何望之深也。夫沈子非故為婁子者。即里族且然。此無他志在於潔身故也。夫匹夫有志。即天子不能奪。而況其下。且夫居今之世。耻不獲識孤竹。一或杜門。輒怪而指詈之。設過遼東彭澤。不且擠幼安牀上。推元亮之輿而覆之哉。銜者意乃釋。至是乃又有疑沈子於余者曰。沈子乃不克終杜門耶。往故謝四方客不答。而又躬自蹈之。將何以執讒慝者之口。余曰。吁。子以沈子將事干謁歟。夫事干謁者。大率十七牟利。而十三獵名。今以沈子才伎。又席家世之寵。丁部鼎擅事時。藉竿牘借貨。而徑實賣勇。是且躡上第。文學掌故。所固有矣。視夫曳裾侯門。而丐雁鶩之餘粒者。利且百倍。獲萬鍾而委之。何有於遺穗。吾有以信沈子矣。若藉以延譽。出者處者。業已東西歧嚮。不肆騎斲幸矣。誰復貸以齒牙。且沈子思以論著重千秋。今之公卿大夫。其所鼓動而傳響者。曾不旦暮耳。使沈子而愚人也。沈子而具遠識。其不以旦暮而易其千秋也明矣。然則沈子之行何為乎。聞之士之於學。如渴而飲河海。小飲則小盈。大飲則大盈。故馬遷作史。嘗南游江淮。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杜甫竄徙秦蜀間。而詩乃益工。今沈子杜門。鑄

書業已勤矣。吳故海內一大都會也。登姑胥。浮震澤。觀泰伯延陵之遺風。而游於其市。復有伍胥專設諸其人者。設識而交。必且聞所未聞。學益漸而富矣。是沈子之志也。若夫親者無失其親。故者無失其故。聖人言之矣。苟無染指。安在絕物。為子無疑。予於沈子之行。既重違其請。乃次前語以告。已又曰。子無幸予之為子白。而憾於疑者之言也。夫白子者。固將宏子以學。疑子者。亦將厲子以守也。夫入見聖道而詭出。見紛華靡麗而說者。雖大賢不免。吳人佻巧而趨功利。或有以中子矣。即無回而易。嚮母甯佩是語。而怵諸曰。予何以執讒慝者之口。沈子曰。愚不敏。願無負子言。

游新田山溪記

華陽柏槻。宛南境之名山也。歲戊子之春。新田錢氏延予師於其家。問其居。則二山之間。故不辭而往。族負溪而宇。南向柏槻。西南距華陽道各十餘里。予方謀與游。主人辭以兵。而亟稱舍北之溪也。溪徑二十餘里。東注於河。附溪之田畝近萬。耕則隄。其下流而蓄以備灌。歲不苦暵。故獲鍾焉。時伐山穴石而采其煤。邱積之以間穡。成則筏而決其隄以下。但河舟馬四費之利。又十倍於耕。族賴以給。予曰。盍從予游。曰。方通筏而置。請俟夏至。夏之五月。乃從主人而游。溪環以山。蓋自新田而南。至於柏槻。西南至於華陽中廣平。數十餘里。皆田也。溪以十數。其稍大者。徑而緣新田。以東。

廣三丈許深二尺水清而洌上梁以石筏委於梁之側因乘而泛之行半里許又抵於梁梁視上稍廣下規而蹙於是方隄乃轉而入於北支窮而復水影星而動俯而而視之若天之旋而沈也其野多螢燭而流疏密鈞錯也其遠近之落廚火之未熄者千餘色視螢稍赤而鉅間螢而四周以上屬於山與星合若混而未剖者然余游而樂之夜輒往凡數夜至明年復如之已而憮然曰噫茲土有是川也久矣以天之幸遷寵於學士大夫而賦之賦記歌詠以不泯其名紀山川者必採而志之以附於華陽柏枧之籍即比宛句而三之也可茲介猷噲而桔槔是匱篙櫓是刺更千百年而始一賈其勝於余且以余之寓於茲也亦惟是密邇於二山將朝夕是眺以騁余志而蠲其宿負茲且決歲矣咫尺之間誰則繫余而不克登者乃聊涉於茲以圖旦夕之娛也哉人之於山川山川之於人也有際有不際其亦時也夫今而後余亦安之溪往未有名予名之曰新田溪從其近也

響山草堂記

出城南而東近三里許曰響山其麓有先丞相園林故址及先世之塋於其域者凡數世予歲時上冢陟焉山有崩岸其色赭里人名之曰赤壁側立千尺俯瞰城闔若在衽席下澄潭即其根自西而東徑十餘里蒲藻被岸與水光相映有如瀉黛蓋山

之近郊而勝者。唐路中丞嘗列屯其上。唐李供奉宋梅都官皆紀以詩云。緣赤壁而東且南下。得陂田百頃。曰張公湖。有倚湖而圃者。竹樹蒨蔚。土垣周焉。中有小樓。縣翼木杪。詢之。則梅氏廬也。居久之。而始與其主人梅子游。梅子好讀書。工詩。予與論詩。嫻之久。益歡。每旬必再過。過則累信宿而後返。或飲或奕。或嘯或吟。或於庭。或於門。或方舟而泳。或躡屐而登。蓋朝夕潭壁間。夢寐中。彷彿與供奉都官語者。已而梅子以響山顏其堂。而屬予記。予曰。噫。吾子其遂專有此乎。山之閱人多矣。無論供奉寄寓。即余先許國公。若君家都官。俱不能有也。而吾子乃欲私之。雖然。天其或者以是私吾子歟。昔宗少文好游。性愛山水。舉所游歷。皆圖之於室。語人曰。撫琴動操。當令衆山皆響。今吾子雅慕少文。而居適當此山。昔之命名者。迨若有意於今。茲云。抑在余有厚幸矣。少文與淵明皆晉宋間人。其志趣頗相類。較續之道民等文詞足多也。然而不獲與於三隱之列。豈非以居地遠故耶。今子辱與余同里。又辱與之游。又辱與言詩。以方昔人何如者。於是乎記。

喜晴堂記

予友徐鎮字小范。家於響山之麓。吳子問焉。為圃者畝外。藩以棘。室於圃之半。土垣周焉。藩崇三尺三分。而加一。以為垣。當面廣十步。南實門以入。其中為堂。堂崇於垣。

者尺廣與面方修半之欹柱柱棟蘇皮不剝縛椽於椽椽間尺許疏瓦覆之半錯以茅凡三楹。故一以為庭左右室二壁以敗板或長或短或桐或杉三橫五縮繩約其間方數十孔孔礙以管仰視屋上隙光四射如縱鶩遺卵地下也座間多泥濕搏沙珠聚有缺而坎如白如玉者數十所皆漏穿云橫楮於梁顏之曰喜晴而廣記於子。子遲之再四已而問曰堂之以喜晴顏也何居徐子曰居吾語子子老而貧生業乏矣日屑豆三升腐而赴市鬻之晚易粟以歸雨不能出釜魚泣矣三日則瘠而死余世家玉山之麓而塋於丁山之陽余旦夕啟閉必望而拜雲霧掩之神時為愴潸雨時至上漏下濕身無所厝負蓋而立冬則倚牆負暄且不苦殫室人夜績月以代燭去此百步則梅子某家焉予日過而問之此數者皆晴是便故日晨興則登堂而視見日則喜於是顏以志之云且予聞之天道陽舒而陰慘予尤疾夫陰之沴陽焉耳余聞之而慨然曰悲夫子之志歟業不辭醜安也居不忘先孝也息不謀奢廉也與必親賢智也此數者君子之行也天乎夫甯不憫吾子而忍以淫雨困之雖然天道何常一陰一陽匪直晴雨滄海之波瞬而桑矣於悲喜何有於是乎記

圍棋賭墅論

馬世俊

昔者淝水之捷天也非人也。而或以圍棋賭墅一事謂謝安實有指此不諳時勢之言也。當苻堅以百萬之衆薄於壽陽。蓋將以併晉而非以窺晉也。倘其鼓行而前。晉之存亡直一戰決耳。且苻堅亦非常人也。專任王猛以治國。識慕容垂以為冠軍。彼其投鞭斷流之志。豈徒恃衆哉。且晉之不振亦已久矣。懷愍遞傳。陸沈典午。宮門荆棘之嘆。新亭風景之悲。殆非一日。迄簡文孝武之世。國祚僅僅如綫。而堅之虎踞關中也。視劉聰石勒而過之。當是時。晉勢可亡。而秦勢實可王。秦之亡。天主之耳。天苟不亡秦。安其如之何哉。天亡秦。先亡猛。天全晉。并全安。故淝水半渡而秦陣亂。天也。朱序一呼而秦人奔。天也。草木皆搖。擊風鶴皆鉦鼓。亦天也。然若此者。皆安之意。中所不料有此者也。安即料秦之敗矣。而兵無常形。其疾如火。惡知秦不為發蒙振落。不為破竹迎刃。而妄以勝負決之一枰。山河等之一墅哉。抑謂安料秦之必敗者。不過以重兵頓境。前後無援。其事與操兵八十萬會獵江東之時同。不知操堅同矣。吳晉寔異。夫雄狡如權。而豫州附之。敏達如瑜。而武侯佐之。天下未有上下協謀而亡其國者。若晉則上有弱主。下多叛臣。是故魏不可併。吳而吳勝。秦可併。晉而晉亦勝。天也。非人也。然而勝秦之功不歸之安。而當歸之元。何也。安棋常劣於元。元懼而是

日為敵手。則元尚非玩寇者。至若元問計而安不答。無可答也。及捷書聞而履齒一折。安誠有出於非望者哉。嗟乎。成敗論人。今古一轍。幸而勝則安之棋亦侃之聲也。逃之楫也。不幸而敗則安之棋亦阮之履也。稽之煥也。王夷甫之塵也。晉人有言曰。不起其如蒼生何。一見於深源。一見於安石。而宋儒斷之以為安石矯情鎮物。深源遇事周章。便自輸他。一著此安石之棋。所以又不可及歟。

讀陳同甫集序

龍川先生以布衣上書孝宗皇帝。傾動朝野。睥睨公卿。詎不壯哉。然據其書詞所稱。為諸生時發狂論於小試間。騰謗數月。進退兩難。哀哉其言之也。卒被禍幾不得脫。安知非布衣言事時種厥患哉。龍川不舉第一。世將無知龍川者。龍川既舉第一矣。天奪其算。無所建明於時。君子以是知宋運之不復振也。宋自南渡以後。守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北向以爭中原。此勢所必無濟者。龍川反覆陳其利害。援周以喻。援晉以喻。以為今日之事。與東周東晉相去不遠。然使平王東遷以來。其痛內切於心。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東周可興也。晉之植根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俱有虎視河洛之意。且東晉百年間。未嘗與敵通和也。故其臣東馳西騁。而多可用之才。然則君臣一志。涕泣先王廟。握荊襄形勝。募兵勵卒之死靡他。大宋之祚豈

至奄奄弱息而二宮終於朔雪扁舟葬於海崖也哉且龍川慷慨論議洞悉時事非莽為大言無裨實用者比也幼有大志酒酣耳熱談及陳元龍周公瑾之事刺刺不休及其登鄴城望大江指顧中原凡山川之險阻古今之成敗籌之非朝夕之故矣夫士人生平未嘗一日忘天下而當其未遇冀得卒見天子而不可必其用談論世務當事者輒目為儒生迂闊因辱之排抑之及身博一第致君有日矣而老成既謝典刑亦亡寔用罔聞遺書猶在則士之懷大志而好奇計者一代之湮沒不知幾許也吾蓋於龍川而重有感矣

建初集序

世當開創而有文學唱和之盛未有如唐貞觀之時者宋明以來至今日為又盛乃其廢興之故有可得而言者大業之初天子以才自命視天下莫予及以庭草忌王胄以燕泥忌薛道衡天下之才皆服匿畏憚不敢出至於真人受命斯羣起而應之其時山陵扈蹕園池嘉觀君臣相與賦詩為樂此亘古所未有也前朝之季文治方殷四方敬應之士翕然同聲數千百里讀其郵篇如井閭之相接當時極盛難繼識者亦以為憂而黍離麥秀之痛諸君子或殉干戈或泣風雨或投山林而其包孕醞釀盤鬱蜿蜒之氣不能掩抑而終發抒於

興王之代以故詩篇之盛至今日而無可復加矣竊嘗讀劉伯宗吳次尾兩先生文辭昌明博大有盛世之風間發為詩歌皆去淫夸渺靡之音而一歸於和平忠厚嗚呼當時有指之為怨以怒哀以思者誰則信之乃余與兩先生執手行吟綢繆懃勞之情已如隔世而今於二十餘年後手黃俞邵所次建初集喟然嘆曰此猶兩先生之遺風也哉西漢當秦燼之餘天下不知詩書為何物以隨何之口辨而遂與陸賈同稱東漢再建而斐然之治亦不逮古將帥有立學校訓生徒者而一時文人寥落豈非以其前楊大夫劉國師之事有足為短氣者耶伯宗次尾兩先生之節義文章耿耿天壤而其子弟捧遺書揚芳烈一唱百和鼓宮而商應鼓商而宮應雖窮達聚散之致不同而其挽衰靡以趨於正大作者同一心也余尚未及與建初諸子游而劉興父吳緒倩相見於長安邇曩其周旋問鄉園之景物有不覺慨然而欲賦者至於俞邵之宏才博覽將起而觀十五國之風不獨江上諸子聞其聲咳而喜也

登燕山記

水西去燕山最近居人為余述燕山石盤之勝余讀書水西方授業之初遊觀未暇會天久風雨陰雲不開經旬乃大霽望燕山秀澤如沐余偕諸門人過小橋問道而去行里許有一徑中開燕山盡處別起一山草木森鬱不可上居人告予曰此橫山

也。橫山下小亭，為行人坐息之所。余時畏暑，亦稍憩焉。及由亭轉向前，後介兩庵。庵中僧種竹，穿染瀟碧，相映。余坐玩，有頃，僧延余入，將餉以雲子。余辭曰：「俟登山還將，索清露一盃耳。」遂從庵之左穿亂松而上。時見巨石腥礪，頑醜若隕星，求所謂石盤者，終不可見。既登峯，諸門人援邑誌相問曰：「燕山形如飛燕，故名，或指左翼，或指右翼，而岡阜旋折，首尾回互，莫測所向。余再歷數峯，山風大作，見兩翼如左右夾，疑欲乘余飛去。最下一峯之勢，直趨橫山，余始悟燕山之所以得名者，然猶恨未識石盤而石之一縱一橫，如倚如仆者，固已屢屢遇之矣。」余同諸門人各據一石坐，遙數護牙諸峯，如萬馬之突圍，而山勢斷處，見陽羨浮圖如漁竿之出水面，亦奇覽也。由是從石澗覓路而還，超出兩庵之北，所謂石盤，即近庵右。余因笑語諸門人曰：「茲山之勝，不獨此石，而里人所稱惟此，以其見石而忘山也。倘余與爾入山時，即見此石，必謂勝盡于此矣。猶願披草棘上巉巖，歷數峯而後已否乎？」皆曰：「不願也。然則左右翼之相擊，首尾之相應，與夫遙峯疊翠，波光瑤影之奇，容能見之否乎？」皆應曰：「不能也。」余因曰：「君子之進于道也，雖期是以往而將來之所得，或更有加於是者，可以目前所信而遽謂已足耶？今日之遊，為不虛矣。」言未畢，兩庵上人出竹徑迎曰：「茶熟久矣。」余飲盡一盃而別。

茅山記

茅山一名句曲山。一名三秀山。傳聞漢茅盈兄弟修煉飛昇于此。故茅山獨著。其崇飾仙像。以為後人瞻拜之地者。宮凡九。廟凡三。觀凡十。有八祠。凡二庵。凡百二十有八。倚崖而基者。一。據石而亭者。十。有一三壇。九臺。跨水而橋者。十。古誌有云。塢一。余無從識之。至于徑之幽磴之曲。余又無從遍悉之也。其山中自然之美。峯凡十有三。澗凡六。三溪四。峪為峽者。一。為潭者。三。為巖者。七。洞之窈窕者。二十。有七。泉之清冽者。十。有九。古誌有云。湖一。海一。余無從識之。至於石之奇。樹之古。余又無從遍悉之也。余按志。遊覽宮以崇禧。九霄。勝觀。以玉晨。乾元。白雲。勝亭。以巧石。勝臺。以九層。勝峯。以三秀。勝澗。以曲水。勝洞。以華陽。青龍。良常。勝泉。以百子。勝竊。意江南名山衆矣。遊履所聚。或非神明棲息之區。至于蕭岑寂寞之處。則都人士又未必過而問矣。若茅山既枕金陵而兼以仙都。見于圖志。宜其秀甲江南也。歟。余素不信修煉飛昇事。大概名山之著者。必古有耽情邱壑之士。選勝結廬于此。而有終焉之志。後世遂因而神其說耳。若嚴光于富春。盧鴻于太室。司馬承禎于天台。李泌于衡陳。搏于華天。下望之。如神仙中人。彼茅盈兄弟。倘亦其流歟。今觀於茅山林壑蒼鬱。漢唐以來。隱君子自有慕仰高風而偃仰棲遲不去者。豈必惑於清虛元誕之教。而謂山以仙名。

也哉余既覽諸勝而并考漢唐諸賢觴咏之遺因記此語以告天下之遊山者

正則兄傳

正則諱伯繩自號蝶翁。漂之詩人也。居城中春雨橋東。與余為再從兄弟。初說萬叔少亡。正則方九歲。叔貽田宅頗厚。臧獲數百人。正則奉母孀居。而母族彭姓。係邑中名家。甲第相望。正則稍長。與母族遊。從凡饋遺供饌一歲之費。輒百餘金。其母族每宴會。座中無正則。不懽然。正則之產亦漸衰廢。少年為天啟朝庠弟子。讀書虎邱。吳中文學皆與交。遇試輒不利。益骯髒。自負學。詩于胥溪狄滙川先生。而詩乃過之。先生喜談堪輿。為說萬叔卜墓兆于宜興錦山。正則奉柩以葬。築舍守之。費數百金。而正則益貧。遂謝去綺紵之好。而以澹約儉嗇為事。一布袍四五年不易。敝巾破履。雜于衆賓。由由如也。城居有小築。顏曰丸閣。朝夕吟詩自娛而已。崇禎之季。隨舅氏往衢州任。縱觀桐廬山水。歸客武林。囊無所攜。惟得詩數卷。鼎革後。避居洮湖岸。別號洮漁子。偕一二縉流往來。足跡不輕入城。役僕如借。每用好語相慰。或自披簑行阡陌。援鋤種藝。而田亦多荒。有誚正則宅不能居。僕不能使田且不能耕。徒自勞苦何益。正則听然笑。且詰之曰。今天下有昔日之朱楹華榭。盪為灰燼者乎。曰有之。有王孫降為輿皂。蒼頭割刃于其主之腹。願為子密封侯者乎。曰有之。有汙萊千里。膏梁

之子拾橡採稻以自給者乎。曰有之。正則復笑曰。然則余之有宅不居。有僕不使。有田不盡耕。非無說以處此。余自幼習紛華。見昔之豪侈自命者。易代俱盡。得留一錢以苟全性命足矣。又何求焉。聞正則言者。皆為慨然。正則雖居洮湖。而與城中諸兄弟以詩郵倡和。余見其詩。欣賞擊節。逢人稱誦。而正則詩名日著。正則初治制舉業。間作序記小文。以寓意尤工丹青。點綴花鳥有別致。丹陽姜姓刻其姓名于畫譜中。而余獨稱正則之詩。己亥正月。余方北還。風波戒心。與萬長兄及正則同為山水之盟。先刺小艇。抵離里善權之麓。隨入龍池寺。雪片氍毹。撲山窗而進。松竹皆夏然有聲。余與正則擇險韻聯句。達旦不休。正則萬長又各成百韻。山中傳為勝事。閱月而余復北行。冬日歸。見正則讀其詩于岫雲庵。時邑有鵠選源人詩者。非蓋棺不入集。正則戲語曰。正則若早死。此集更有一卷可觀。諸兄弟皆大笑。別去而歲除。正則作送竈詩。庚子朔日。一拜祠堂。歸而病遽不起。上元日。逝年五十有四。余同諸兄弟哭之。書其詩卷曰。雅音不再。傷哉。正則有子名向九。歲夭。一女適史。立姪焯為嗣。其孀居之母。七十有四歲矣。諸兄弟請余作傳。余挑鐙揮涕而為之書。

多多益善論

路一麟

嘗讀漢紀至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未嘗不予其才而悲其事也夫以淮陰能將兵而不能自將淮陰將兵能莫炎鼎於不拔不能致已身於不傾卒有雲夢之事今後之弔古者原其情而不得因而訛信謂多多一語不無矜能負氣之思若然向使信於此時恂恂然退處不違帝能釋然於信乎物腐蟲生人疑譖入理固有然無足怪者何獨疑於信然則以叛謀之事律信是耶非耶余謂帝之殺信以叛謀事矣而謂信之謀叛則未可為的案也何也帝與信比肩而蜂起當漢業之未祚不以此時爭道而黜待事成而後悖之諒亦非人情矣不且觀其說信者乎曰面不及背是明教信以悖漢也而信終不忍悖則信之情事又可見於此矣而世人不察附會其說擬云謀叛寃信之甚也嗟嗟獵者負獸獸何負獵釣者負魚魚何負釣帝負信信何負於帝然則信無罪而死乎帝無罪而殺信乎非也夫信自拜將而後爛然為漢家勲竊聞功高者不賞震主者身危而又有請假王之情事加以陳平諸人從中間之信所以見疑也夫酬勲報功列土而封爵固分所宜然君臣之分一定侯也惟命王也惟命信安得請功成而不能自居拔釐而不能自我履萬仞之上臨不測之淵能保其不墜乎信之殺身兆於此矣雖然請王未必遽王也躡足附耳何為者又何必矯言真

王哉一時漢庭君臣之際蓋難言之矣故人獨見信之縛在雲夢而予獨謂請王以後雲夢之先帝何嘗須臾忘信耶羣鳥未亡帝之憂在羣鳥子嬰殲於咸陽帝之憂不在羣鳥而在信故明明易見者昔人謂殺信者后也所以殺信者非后也帝也斯言豈誣哉然則為信與帝者宜若之何鳥盡弓藏免死狗烹信固知之深者獨惜其不能早自裁決耳至若帝之與信愛惜其才以禮御之可也不者情狀未明寬而宥之可也烏可偽遊雲夢緇執功臣玩弄豪傑於掌股之上且當此時問其將兵之多寡不亦甚無謂乎余嘗謂信之死皆漢臣溺功名帝之殺信皆漢業雜霸術漢臣溺於名漢業雜於霸不必論獨令弔淮陰者以善將兵而自殺漢以善將將而殺淮陰千載下不無唏噓云

黃龍山廟記

黃龍山距西安三百三十里距延安三百七十里截然中區蓋三府之界也其古蹟無考白水志謂山勢如龍土色黃隋建五龍其上及觀黃龍神像又與所謂五龍者不相符何也余考龍魚河圖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虛靈麟甲成字令左右寫竟龍去洛川志謂常有黃氣罩其上彷彿如龍或者其祀以此秦文王夢黃龍作廟時而此則廟時之裔漢甘露間黃龍見上郡而此則上郡之幅封禪書謂龍湫始祀於朝那而

此則朝那之東。黃帝時黃龍負圖出於河。而此則黃河之西。皆不可不知。以當文獻之徵者。至於宋真宗時。揚州太守魏羽。上雩祀五龍祈雨法。真宗令天下立廟。今廟後祀三宗。真宗。仁宗。英宗。或亦相因而起者歟。祀典曰。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者。皆祀之。龍之興雲致雨。其為功德。奚若。立廟祀之。似亦不必辨。三韓劉君來涖斯土。多於神廟中講射讀法。視其有益民社者。盡為補葺。以其地名黃龍。故先修黃龍廟。工竣記事。余以素所聞者。附記於此。以俟參閱。

秦論上

吳肅公

聖人之有所為也。以代天也。夫人而知之也。亂主之有所為。亦以代天也。夫人而未必知之也。無道之主。逞其私智。奮其大勇。有舉世所不忍為。不敢為者。遽然行之。而絕無所瞻顧。此亦必有嘿相之者矣。儒者或以其亂亡之跡。指而罪之。嗟夫。一物焉。珍之百年。毀之一旦。成毀之數。莫不稱天以明之。而況其大焉者乎。昔者秦并天下。悉取古堯舜三代之法。而變易無遺。遂使古今世運。劃然分而為二。嗚呼。甚哉。雖然。秦何能為堯舜三代之法。天所欲變。而秦特其藉手焉耳。夫堯舜三代之法。而天欲舉而變之。則何也。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耳。噫。何獨聖人。寒暑旦晝之遞。更天欲制之。不得也。世運元會之終窮。天欲逃之。不得也。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因其自然。天亦一大聖人而已。故封建井田。道之窮。勢之極。亂之端。人之所不能安。則天之所急欲革也。後世英主衆矣。堯舜其治。嬴秦其法。莫有以亡國為諱。而溯隆古而效之。則何也。曾其智不若諸儒生耶。噫。是亦可以識已。夫秦以變法先天下。而反為百世王者師。不亦異哉。然則因時制宜。天不以待賢主。而畀之無道之秦。則何也。蓋郡縣之建。以私阡陌之開。以利也。且夫殷周有因無創。聖人言損益。不言變更。驟而有之。則駭世震俗。終不免乎亂之名。亂之名。天不以累賢主也。而其事亦賢主所不克

勝賢主舉動存乎敬謹兢兢乎懼後人爲口實而何敢變古之爲無道之主則不然其性悍鷙其氣勇決獨行其是往往能有所必遂秦皇者固天所欲得而用之者矣其才其力皆誠有過人者是故天既不生賢主已又不與六國已舍秦誰屬哉用秦者以開百世也當以楚漢之事計之咸陽之火義帝之弑非項羽不能義帝不弑則漢必不能爲之下而又不可使沛公弑之天之所以用羽以開漢猶夫所以用秦也子之以變法之實而不免其首亂之名天固陰有以誘秦之衷而秦莫知也後世莫測也而古今之惡悉歸於秦矣雖然天必使之有天下有天下而復不終有天下又何也曰天豈嘗以天下與秦哉假之而使之爲天之權也其不終與之所以惡秦之暴天之常也秦而終有天下焉則天下萬世誰不曰暴可爲也守秦之法并有效秦之政者天若曰吾不欲以是教之也儒者非三代勿許也不知時者也而謂秦能爲時者未知天者也泥秦之亡以爲變法咎知天之常不知天之權者也封建也井田也肉刑也皆變之而善者也二者變而秦被惡名肉刑變而文帝不失爲賢主則去肉刑爲有仁之說而二者爲私且利也天誠不以亂之名遺賢主哉雖然征誅者亂之尤也而不足爲湯武累也夫爲人主者亦仁而已矣

秦以不仁亡。變法非罪也。法者治天下之具。故有世更。仁者有天下之本。自古未有易也。誹謗有誅。偶語弃市。弃反。有刑車裂來夷之慘。毛立焉。當其時。孤人之子。寡人之婦。斬人之宗。所刑戮而死者。視戰陣而死者百。所誅誤而死者。視罹法而死者百。嗚呼。其亡也。母惑也。雖然。使秦皇發德音。示明惠。省刑薄賦。其有濟乎。曰。否。賈生所謂攻守異勢者。是有天下之常。而不可以語於秦。何則。秦之失。不在其守。而在其所。以。駁不在始皇。而在始皇以前之主。自孝公商鞅以來。天下之積怨深怒。固已莫可解矣。殺其祖父。而子孫不思報之者。非情也。此時即急急焉。自市於民。而欲民之我予。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歲餌金丹。冀強其筋力。榮衛暫充。而內鑠其五臟。其生理固已無餘矣。賈生者。乃教之飲涼。謂可以引年乎。賈生雖善醫乎。亦未取秦之所以為疾。而深計之也。二世子嬰又何足以責焉。然則逆取而順守之非乎。曰。非其義。而有之。之謂逆。以下代上之謂逆。而非不仁之謂也。義者予君。仁者予民。不義而得天下。守之可矣。不仁而得天下。守而勿失者。我未之聞。論者以秦負六國為不義。吾猶為寬之。秦於六國。非有君臣之分也。楚夷燕亂。齊韓趙魏國以篡始。後世惡秦。因以寬六國耳。六國非不可代也。周之微。非秦亦不祀。而秦亦未有放伐之事。若南巢牧野者也。又未若晉魏狐媚其術。而闇昧以盜之。安在其不可哉。桀紂不湯武君乎。而聖人

予之者以其仁耳。湯武積仁累善數十年。前此亦數世。秦積惡累不仁數十年。前此亦數世。正適相反也。賈子又曰。當其時。天下靡然向風。何也。以近古無王者久矣。元元之衆。冀得安其性命。則又不然。秦之不仁。民既已數世習之。尚安所復冀。願莫叛而起。豈必其靡然也哉。有盜焉。殺越人於貨。據戶而扃。挺白刃以拒見者。莫敢犯。逡巡久之。誠力不足耳。要不得謂貨為盜有。而莫之犯者。為盜之與也。吾故曰。即謂秦未嘗有天下可也。或曰。子之言誠然已。然世有深仁厚澤。不加於天下。而亦足以保四海。享天位。若唐宋皆數百年。則仁之說。又胡據也。予應之曰。未嘗為仁而得天下有之。已積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未嘗為仁而以力取之。民未察其何如也。徐而其政有結於民者。民以為不我難也。遂相與安之。是則賈子所謂冀得安其性命者也。所謂逆取而順守之者也。故曰。有天下之常。不可語於秦。

卻克論

春秋左傳。鞏之戰。韓厥將斬人。卻克馳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克遂以匍告其僕曰。以分謗也。異哉。斯舉也。謂斬之而當耶。謗於何有。果非罪耶。分之何益。且是以護非令也。然則卻子之意何居乎。蓋是師也。以憤動者也。師之以憤動者。志在於必勝。而其道則或可以敗。敗則軍劒而國弱。士心者。不可以或失也。軍法者。不可以或枉也。

失士心與枉軍法皆所由以致敗之本而主帥之所忌也是故無罪而斬士卻子懼其失士也而救之救之無及又懼其贖法也則速殉之委曲彌縫使韓厥得自解于衆吾蓋有取于卻子苟以韓子為枉殺而切切焉爭之以彰其失是舍敵愾而內自異也是之謂代敵為間也尤敗道也夫卻子討齊雖出於憤憾之私而抑情舍己相毘以有成則後之人所當法也宋平公築臺子罕以農事諫勿聽民怨皇國父而謳子罕子罕親執朴以扶之私語人曰宋國區區有詎有咒禍之本也善夫子罕之慮遠矣猶卻獻子意也且夫人臣而果國事之是卹則恩怨功罪皆非所計克己以成其大同損瑕疵而伸其所大欲乃克有濟邲之役楚伍參欲戰孫叔敖沮之及遇晉軍敖乃曰進之甯我薄人卒勝晉向使叔敖護前則袖手嘿嘿以幾於敗耳今有人焉操舟而渡一人曰險且風請止之弗聽迨中流而風作則急篙以援而不暇以相咎矣嗚呼苟倖其言之中而不卹夫君國之存亡此楊國忠之所以策安祿山也古之賢臣無立異無苟同無矜智無居功無引嫌而辟謗無市惠以尸名廓然大公而多方濟變夫然而大事有不足任大功有不足立者矣宋韓范司馬諸名臣於義勇雇役之事猶不能無牴牾則賢者之異同而已私未盡克也明之季也能廷弼經畧遼東才非不足也以毛文龍非其部而抑其功嘵嘵乎胡嘉棟佟卜年之用至與撫

與部爭戰守。辨智先人。擁兵閭陽。卒喪師失地。身亦旋僂。悲夫。此中流之濟。而忘其身之在舟也。非狂則諄矣。古未有如是不國覆家亡者。志士所以深痛而遺恨千古歟。

宋高宗論

高宗之主和。始誤於汪黃。終誤於秦檜。其誤同。其所以誤則異。建炎初。勢極挫衄矣。澤持於外。綱主於內。或可以為而高宗不振也。流離竄徙。救死不暇。汪黃之所以合也。紹興時。軍旅盛而國勢漸張。雖浚鼎不逮綱。而諸將皆澤儔也。時可以為而高宗不振也。氣鬱於虎狼。而偷安於旦夕。亦庸主之恒態也。至劉豫之廢。尤中原一大機也。然而和益速。屈益甚。王倫之還。改國號曰江南。易通問為詔諭。稱臣構而不恥。則非但氣鬱不振而已。蓋有隱情焉。史云。豫既廢。金欲立淵聖。以和定而止。以此觀之。則金所脅以怵宋而隱制之者。立淵聖也。高宗甘屈辱以媚敵。而不卹者。懼淵聖之立也。此其隱不可以告人。而檜刺知之而達之。其主和也。檜必私於上曰。戰則金立淵聖。淵聖立。則陛下為監國。為外藩。統系所屬。百官爭去而事之。敵國外患。宗親內患。戰方始耳。斯言入。高宗有不腐心而怵魄者乎。明英宗陷。迤北王直等請迎之。景帝不懌。于謙曰。天位已定。豈容異議。通使亦以紓邊患也。景帝從之。英宗卒以反國。

噫高宗景帝其心一也而淵聖不若英宗之得反者則以謀國者忠邪異而進言之術不侔也王倫使還金人許復齊地還梓宮此固檜與金密訂成言而遙相附和為靈鐘之應金藉手以報行成檜藉口以市成効者也高宗豈不曰一和而土宇歸梓宮還吾幸也淵聖果不復立吾尤幸也檜言信矣於是而太后可歸也又益大幸矣夫檜誠愛我安得不舉國而委之一時賢臣智士雖林立如檜何如高宗何嗚呼檜非誤國直賣國也以戰敗和者莫岳飛若矣安得而不死高宗與檜比而殺之也檜亦曰是可以報金矣或曰檜何利於此曰天生伯嚭以亡吳也夫差惑而子胥膠鬲則取酬於越安知金人之歲幣不陰輸於檜哉而況挾主以自重所取於宋者百千乎嚭也嚭亡吳以伯越檜亡宋以強金皆天也

留耕堂記

留耕堂者沈子公湛之所居也距剩塘一里而近垣宇竹樹望之蔚如俗稱宋家莊者也同居而異室炊臼相錯沈羣從之所田而廬也孰始之侍御古林公也嘉隆以降代有顯人百六十年不曰沈而曰宋沿其舊也堂三楹為莊右掖孰名之名之者先徵君姑山先生也崇禎朝先生抗疏歸構草堂自署曰耕畧今歸然剩塘也先生嘗言儒者治生苟違禮義失本心市糴何異惟耕慤而雅故改革後益以訓其子姓

國朝文匯

卷十八

二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也屋久且頽沈子更葺之沈子少授徒經師人師有聞老而畢志於斯承先志也入其廬暨旦茨者其垣墉也闔闔於朝昏者繩樞而華門也冠笠衣簑早作晏息者耒耜之勤也農叟牧豎較工拙於隴上倦而休乎以歌以詠樂哉乎沈子也或問沈子故長華屋而局脊於此奈何沈子曰彼明盛之世顯達者之遺不可復冀也曰子如筆耕於四方可以飽鴈鷺之餘而奚勞苦阡陌為沈子听然嘿弗應他日以告吳子使記之吳子者晴崑氏嘗求耕於田而未能茲於沈子有感也

明大司寇華陽徐公傳

徐公諱元太字汝賢號華陽宣城人年十二游黌序嘉靖辛酉鄉薦第二中乙丑科進士授江山令丁母艱復除魏縣擢吏部考功主事萬曆丁丑分房校士江陵相諷主司并錄其三子其一卷適在公房公乙而黜之同考官知其為相公子也愕視莫誰何而公所取士蘇濬沈懋學皆名宿臺諫承旨疑懋學同邑有弊竇江陵取懋學卷癰索之會天子手擢懋學殿試第一人謀遂寢已而左遷公山東參政江陵遣其子祈福於泰山巡撫以下皆往陪相公子公曰此子為父禱非臣為君禱也書沮之而巡撫等已就道矣公謂客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巡撫等皆大慚惠尋江陵敗公由浙江按察使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西南夷以百數皆羌遺孽也冉駹白

馬諸種踞雪嶺洮河間。國家寘松潘衛鎮之。號曰松番。其夜郎邛都諸種南距滇西。距吐番。建昌越嶲五衛鎮之。曰建越夷。其聯絡邛西隄北界烏蒙而抵馬湖。謂之馬夷。三夷者皆叛服無常。俺答支子賓免者。闖入洮河。拒松潘千里。羌引之近番地。而羌國師喇麻復引賓免部駐松城。諸小夷附之。西南大震。而楊柳番亦攻諸堡。先是巡撫都御史雒遵討之。未定而去。公至。宣諭再三。不聽。掠我人。刳而縛牛角上。驅牛而寸截之。遂寇平夷。殺掠益橫。公疏請討之。詔便宜行事。時賊勢張甚。分踞兩河。河東為楊柳番喇麻灣。仲綽兒拓占柯等族。河西為偏頭小姓等。公徵兵播州。酉陽。平恭諸司。而道阻未集。賊遂先發。擁萬人攻蒲江。參將朱文達擊卻之。東南道乃通。公命監司及諸將會永康。以都督李應祥為大將。參將郭成游擊周於德。邊之垣及文達分道並進。謂之曰。賊夾河而壘。我不能並舉。西阻澗。不我難也。東乃剝膚之疾。其先擊之。於是進兵屢勝。獲喇麻灣。仲。又獲占柯綽兒拓。遂殲沒石。破窩溝石柱等處。河東平。惟大小栗谷阻險未下。而羌酋思答地者。乘河漲而前。公謂應祥夜濟而襲之。必克。我既西。則栗谷懈。回戈東指。必不支矣。遂夜濟。果克思答地。拔西坡等砦。還破栗谷。復進攻牛尾。賊潰西奔。追之窘甚。詣軍請降。公廉得羌以埋奴為大誓。誓永不渝。令降酋各執其驍奴坑而埋之。凡二十三人。河西亦平。松番遂定。時萬厯十四

年也。明年丁亥，平建越夷。又明年戊子，平馬夷。建越酋曰安守，曰五咱大咱。又黑骨部曰應昇，曰鳳起。馬夷酋曰臘，乃撒假，曰白祿枯須，曰安興，皆桀黠負固，遞相將以。舋我師。公先後設奇，遣將殄夷之。初臘故黑夷種，而馬夷黃郎，又安守族也。公慮其合，授方畧三裨將，俾戍馬湖。三將違節制，賊偽降誘之，伏軍殲焉。及師捷，執殺三將者悉誅之。建越之役，誅其叛者四種，奪印都印一，縛大酋十，馘而獻者七，獲小酋五十，有七。上首功二千有奇，降三千七百餘人，埋奴者三人。合前後克寨凡二百計，毀碉房千六百計，汰浮賞。省金錢萬計。收夷獠男婦二千二百餘，復土地為里者九百七十。築城二。其松潘者在黃沙，名平番。馬夷者在新鄉鎮，名安邊。皆實兵列戍屯田而還。東靖黃沙，西靖黑水，款貢比於編戶。天子詔褒公。晉兵部右侍郎右僉都御史，加二品服俸。公部署調度，悉中機宜。尤善用，人厲兵將。王公鳳竹周公光鎬武公尚耕，皆以兵備使前後監軍事。公采納其言，應祥於德，皆勇將。用命惟謹。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尤驍雄，三征俱得其死力。應祥之取牛尾也，應龍先登燔柵，執其酋合兒給父子。最有功。其後應龍以不善撫，叛朝廷。竭數年兵餉，至興師二十餘萬，八道並進。而後克之。人皆思公之善御云。公移疾歸，補刑部侍郎。厯戶兵二部。陞南京刑部尚書。踰年乞骸骨歸里。時年甫五十有九。卒年八十一。公穎悟強學，所著有吏鑑喻林。

吟易編及平羌奏議諸書梓行於世實義田千畝贍其族而畝畝之中又誦其隄河之績為吾宣永賴云

吳肅公曰肅公徵吾鄉先哲遺事竊謂萬曆名臣無右徐司寇者公平義有大功不帝威甯海子大藤峽顧生無封爵歿無贈諡莫有請者可慨也予讀三征記因購其年譜及行狀墓誌訖不可得僅劉公字亮所為傳落落無要領予按謝公詔征西記事周公光錫征南紀事李公士達再征南紀事陳公宗虞平羌碑郭公子章埋奴銘汪公道昆安邊城碑平羌碑吳公國倫平建越碑于公慎行平番城堡記皆班班可考謝周陳皆身與軍旅語當不誣而高氏法傳馬氏通紀誤以建越馬夷二功移之武尚耕而公績幾泯泯矣又諸公詞筆多佶屈而諸羌名目繁多而奧澁最棘人口眼故悉之者絕少也

張大夫傳

張公諱星字文宿號台垣先世盱眙人德林公從明高帝起累功親軍指揮使德林二子長崇次貴建文時貴以鎮撫指揮使與靖難兵戰白溝河死被旌而文皇即位按籍論罪以貴死遂戍其兄崇大同衛洪熙時以兵籍徙宣城遂為宣州衛人公父叔孔公家人常夜見老父驅白禽階下謂金也發之半叔孔公覺遽掩之年五十生

公而穎從叔孔公讀問手具而樵樵返就讀壯為名諸生崇禎中以恩貢授館陶令多惠政畫紙象隸而銘署之以拘兩造民始笑既而歌之邏者得書於廟書云邑李某且引盜入寇公知其讎所為也急案簿得李氏買田事趨立訊命田主面籍田數吾歸汝田視其書跡即書陷李者一邑稱神公性悋悌顧仇直負氣誼東昌相朱公延禧家人奪陶民舍公咎而寘諸獄相公怒謂讓公公曰相公奴犯法令固當治相公即貴令非所屬吏何得遽受讓令即卑不能屈媚相公也詣臺請表臺驚挽留之而鄉縉紳為居間講於相公張令賢公何惜以身成張令無損於公而人謂公容實兩得之即奈何以奴故撓令法哉相公悔而公仍不欲詣謝相公顧遣其子來謝而謂公良有司云擢河間府同知調天津衛部徵兵戍紫荆餉司縮其餉大譁監司恐莫知所出公牌而大書曰詰朝十里外吾齎若餉若毋干軍律律不汝貸也諸軍皆定而主餉者倉卒支吾不給也公急取庫金佐之翌日齎以往諸軍皆驩及反語其帥曰朕餉誠有罪而兵恣弗戢毋乃帥是尤盍詰其渠而戮以殉帥從之廉得三人斬之軍皆大慄襄大司農治漕轉餉軍天子手詔勅之衛獲畿民避寇者五十人諸司疑其謀欲因以為功公立驗而縱之督府怪其擾公曰以一官易一命某猶且為之況五十人乎督府莫能難時以邊計敕中璫監軍事盧維甯白從柱者挾朝命

恣構檄守令皆謁拜。公獨憤不可投告乞休。督撫不聽。強起視事。已趨謁璫。璫倨上坐。左右唱某某跪。公叱曰。天子命若等監軍耳。而顧辱天子命吏耶。若母謂張星重去丞也。星何靳一丞而屈若輩。遽拂衣出。諸司守令皆大驚。目攝之。璫跳憤。收繫公。據吏欲撫公罪。無所得。乃以侵帑錢文致疏劾之。詔訊報無左驗。而衛為公訴者萬人。謂公實不受一錢。璫益怒。捕為首者掠之。有張應奎者。船戶也。挺而自承。杖之。杖裂。桎之。桎折。命械焉。隸舁械適馬逸而蹣二隸仆。械剗然破。眾瞠視而噤。應奎大呼曰。天乎。天乎。予蠅蟻之弗忍戕也。而以誣張郡丞哉。璫益怒。寘應奎獄。於是津通臨德之士。皆曰。張大夫如勁鐵。應奎亦烈士也哉。初公之蒞任。有首賈私質煙草者。時禁嚴。犯者死。公命撻之。得二竹篲。封識甚固。貽以俟訊。及會訊。廷發之。皆鹿膠草。首者以妄告受笞而去。蓋公重民命。夜思得類煙者。使人陰易之也。至是賈乃陰行二千金為解。事得已。亡何。上勅興屯田。用少司馬李公繼貞言。復同知官國變歸田。四年而卒。而當劾罷時。孫公慎行。劉公宗周。倪公元璠。范公景文。皆當世大賢。爭推服公。走書幣。折節交公。公亢直聲。籍籍四方焉。公篤於交誼。家居。元旦肅衣冠而慶。友人湯某泣而入。以喪告。家人皆慍。公急撫慰之。括囊中金不足。解所佩帶鎔以昇之。無難色。而謂家人曰。彼之來實知我也。有貨千金營官者。已而取券焚之。謂諸子曰。

莫之償也已。徒遺此為異日爭端。公行義多此類。不能件繫也。子六人。仲鳳徵為今陵水令。獬徵謝諸生。抱隱操而歿。而以狀屬吳生為傳者。李準萊公也。

吳生曰。肅公弱冠時。猶及侍公。蓋鄉縉紳寬大長者。而以忤相君抗中貴兩大節。著稱遠近。履尾之危。幾蹈不測。明季有司弗軫民爭訟。上以戕下。若公者。抑賢於濫科目遠矣哉。而鄉曲之譽公。則亟稱公為友誼解帶焚券二事云。

吳錞庵傳

吳君錞庵。名璪。字滌元。歙人也。與伯兄珍魯俱太學生。世方甯謚家汰侈。相競君席產豐。顧風雅擅文學。多購古書畫。唐宋以來名蹟。及商周秦漢彝鼎尊匱圭璧之屬。兄弟鑒賞。簞豆間。雖鼎革之際。摩娑燕如也。已亥寇亂。伯珍魯罹於難。先是族有無賴子。鬻獷負勇力。號千觔者。嘗有憾於伯。陰附寇。寇至村里。咸空舍以避。君趣伯避。伯謂為合。尋撲滅耳。而意殊戀戀。書畫器玩不能舍。屬君攜其帑以行。而身自守廬。不虞千觔之媾於賊也。至則盡掠室中。毀器玩殺伯。焚其廬而去。君號哭返。乃殯伯。灰燼中訴之有司。誓必報及賊平。千觔逸去。君乃衣短衣。躡屨重繭。偕一二邏卒。徧大江南。北不得。乃北濟河。憔悴傍徨。面無人色。有識之者憐之。告曰。爾仇在汴陽。君則趨汴陽。遇族子尚木。尚木者。幼為伯所厚。知仇所在。憤曰。我願執兵以陪。顧夫夫

勇不易繫也。君曰：奈何？曰：有六人可與俱。六人者，嘗因亂殺人，亡命江淮間，為阻仇子習之。於是相與見六人而告之，故六人弗許。君出橐中金，人畀之五十，泣以請。六人曰：譬弋焉，吾羅之；汝繳之，譬獵焉，吾弇之。汝牲之，六人者乃伴謁。千觔與納交，千觔不疑也。一日，六人飲千觔酒，酒酣，猝起，乘之。千觔驚而仆，急抽刀韞中，勿及。猶踣蹴人。六人者，繩縛之以授君，竟去。勿顧。君告沐陽令，請繫諸獄。沐陽令曰：仇耶？寇耶？微之人，吾何越俎焉？麾之出。君怒，尚木謂曰：不早自決，徒生得失耳。何怒為？遂夜半手利刃，凡所以戕伯狀，悉償之。焚香酌酒，呼兄魂而哭，告成事。千觔垂死，臂縛皆裂。君二子仲曰：巽字申令，與予善。

街南生曰：報仇，古俠烈事也。非怕怕儒服所克勝。况風雅紉綺者乎？痛於衷，激於義，仁者必有勇，不洵然哉？往吾家文臺諱仕，斥江陵相，為同知龍宗武所斃。弟仕朝為領寬事，聞於朝，詔逮訊之。仕朝齧宗武肉而咽之，曰：吾不手斬若，以國法在也。後宗武以謫死，皆兄弟之仇，所處不同，時勢異也。

王節婦傳

予善談節義事，顧所聞里中閨操，大率有子克家，老而弗渝其常耳。玆玆貧獨，多可憫悼，至以軀殉，亦僅僅矣。乃若從容以守，而復慷慨以殉，如北關王節婦，嗚呼！貞也。

烈也庶其兼之耶。時予滯龍溪不獲辦香虔禮謹撫實而為之傳。

節婦詹氏年十七且笄而字。其婿王朝家儒生也。抱羸疾不克親迎。節婦欲往省而難其家人。朝家母命輿舁之。勉合卺焉。亡何朝家卒。拒其合卺三旬有七日耳。此三旬七日中。罔非辛苦悲惕之夙夜。而無所為燕爾靜好之晷刻也。股以糜羹。涕淚以和湯藥。而朝家竟不起。無已。翦縷髮納殯號呼而矢曰。予其殉也。願無子。而莫為之喪。三年之喪畢。不相從於地下者。有如此髮。聞者皆哽咽泣下。自是勤女工。時慰解其姑。嘗歸甯。母勸之易慮。輒以死拒。兄微諷之。則曰。身殉有期。不可以二。無多言。久之服且除。而勿除也。或疑其緩死。緩死者憚死也。憚死則志或移乎。一日悉檢衣飾以還母。而次第舁其常服。詰朝寢不起。姑及諸姒排闥入。則衣盡紵結。擁被宛轉。若創痛不可忍。而息微屬曰。死若是難耶。惟枕側枕有餘瀝。視之鹽漬也。嘗屑豆為腐。故私貯。啜之遂絕。時丙子四月之十二日。朝家之死以癸酉正月。至是凡週歲者三。而又踰三月云。

街南吳叟曰。古者志士仁人之殺身。罔不摯誼中憤。而烈烈于當幾過此。則氣義而奪者乘之。匪堅貞鮮不敗。故慷慨從容。難易斯殊。朝家之妻獨為其難。審處義命。豈曾有迫脅之者哉。昔謝疊山先生呼曹娥女子甯不汝為。節婦殆疊山之與已。且夫

一死欠人孰迫取償焉節婦以食言為可恥也負人死為尤罪也然則服闋而勿除何也嘻吾以為非緩死也推其意以三年之喪為三週而又三月禫也初不諳禮制之為甘有七月耳抑賢者以過期為厚耶

傳節婦傳

節婦吳氏年十七適黃池傅生光箕時傅生抱病矣踰年傅生死節婦始生其叔以無嗣丐養之遂以叔孀為父母至是欲奪之其本生父母亦以年少諷之皆不可已因歸甯留婦而責贍於傅且訟之頻噪逼節婦節婦託鄰姆潛舟往傅傅以訟故怒弗內節婦大窘欲自沈嫌野死無以自明隱忍掩泣而返請自食無以朝夕累父母因力為紡事車聲軋軋霜月炎宇飲淚淒魂而已顧媒姆恒窺其戶白金鈿珥咕呼向父母刺刺不休節婦覺輒自覓死數數也於是更僦舍以居崇禎時歲頻歉扃戶而餓鄰饋之弗受族姊魏母亦屢也使人遺之米乃半易糠覈或怪問故曰襟襟之可一月不死也久之積紡資買女雖十歲許拾簪供饗事日構腐屑女雖對咽之率以為常申酉之際兵亂躡民居民皆空室竄節婦無所託依其從兄反唇詆語甘之而卒以自全節婦性嚴毅而外柔婉其饑也或諷之答曰彼有夫而食者且亦死矣奚必餓能死人哉或諛之則曰我自不忍耳何知節男子之生人矚其室而怒矣死

而不有其室乎。優婆者引之。則曰。予無所得食。故蔬食。彼梵刹避而比邱。暱者。吾恥之。今年六十矣。作苦不少輟。每泣然謂我老不任劇。將安所得食。而安歸死乎。聞者益盡然傷之。云。女雛者曰春蘭。先是有自縊偶之者。不耐餒。尋去。春蘭亦善自衛。里媼或呼春蘭食。節婦必審所自。戒毋輕受食。春蘭自是即不受里媼食。今年四十餘。無他。

肅公曰。余宗同時蓋有三節婦。云。一從姑麻。先伯祖奈園公女。一再從姑唐。月將公女。及傳而三。其矢志同也。無子女。漿歎同也。歸守於母家同也。然二婦有賢父兄曲成之。且稍自贖。嗚呼。難易殆殊矣。抑臣婦之道。非死則守。男子席鼎食。藉聲華。婦人子女田宅。煖衣甘食。以高節自致。宜也。凍餒窮獨。垂萬死乃一生。今寓內男子屈指凡幾人。況婦人哉。況婦人哉。

劉裕滅後秦論

王愈融

劉裕乘姚秦內亂席卷關中。晉室百年故業。一旦收復。以視廣固之役。其功尤大。不二年赫連氏取之如寄。是何得之易而守之難乎。司馬溫公曰。裕既委鎮惡關中。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亂。故千里之地復輸寇手。夫溫公之言是矣。愚以為其說猶未盡也。蓋裕既滅秦。大計有三。而裕俱失之。王猛謂苻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弗以晉為念。夫猛所事者何人也。而裕舍可攻之國。顧急急以謀篡晉。此王猛之罪人也。裕既仗名義得關中。關中四塞之地。秦用之并六國。項羽去之而亡。裕誠負不韙之志。欲自立於天下。據長安為根本。自建名號。并兼西北。絕窺伺。晉室之心。後世誰得以亂臣賊子加裕者。如是則進不得罪於名教。退足成霸業。是謂上計。又或徇三秦父老之請。留鎮關中。北和勃勃。西結魏。漸次以清中原。此張承業所謂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愈久。得愈堅。計之次也。是皆不能則不得使王鎮惡沈田子聚處一方。語曰。解關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速。誠使鎮惡田子道濟王修諸良將。分屯青泥上洛潼關要害地。遣腹心重臣輔長子居中。以鎮撫之。裕雖東還。勃勃必不能長驅而進也。是謂計之又次者。裕不知出此。特慮鎮惡為內患。使田子十餘輩防之。狼狽而歸。天府百二之地。一旦陷於童稚。夫裕豈不知赫連氏之強。梁徒恃

結為兄弟。遂可無虞哉。唐高祖陽推李密。密圍於術中而不悟。非勃勃比。裕以高祖之致李密者。致勃勃。是以國與敵也。雖然。裕必於篡晉。其失關中。何足惜也。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自古未有君父在而自立者。宋康王構明。郗王祈鈺。皆以父兄身陷虜廷。中原無主。祿數攸屬。然亦必以太后之命而後立。唐肅宗為父老所留。居於靈武。斯時元宗在蜀。天命未去。論者咸謂以元帥號召天下可。吾以為非也。國家安聽於君命。國家危聽於民心。若其事無傷忠厚。雖變易千古之義。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有所不必顧。況其未嘗悖義以犯公論者乎。肅宗之北上也。兵不過數百。即位旬日。歸附漸衆。願真卿頒詔於河南。北由是諸道殉國之心益堅。夫知上即位。諸道乃堅殉國之心。則不即位而人心渙散可知。此太子之能權也。夫遠居巴蜀。不足以制中原。明矣。元宗溺於內寵。窮耳目之好。致生民塗炭。兩京失守。踉蹌至於馬嵬。將士飢疲憤怨。過宿扶風。人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則身之得免倖矣。當其遮道請留。父老特憐之。而非有德以繫屬人心也。處蜀二載。當土地豐稔。甲兵全盛之處。曾不能有尺寸之功於中原。藉非太子整旅靈武。以新主收郭李諸豪傑之心。烏能卒復兩京哉。且元宗之去馬嵬。驛也。父老固留太子。元宗已宣傳位之旨。諸臣勸進。歲凡四五上。而後即位。豈

得謂無父命乎。及祿山平。上皇返故宮。索黃袍。自為肅宗著之。伏地頓首固辭。越十餘日。上皇親授傳國璽於殿上。肅宗涕泣拜受。授受之際。較然明白。而范祖禹之言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以子叛父。嗚呼。是未可與權也。明英宗北狩。還景皇帝錮之南宮。君子譏其不義。肅宗遷上皇於西內。貶高力士。天性幾於滅絕。其叛父孰甚焉。審春秋無將之義。此雖斷以弑逆之罪。在肅宗所不得辭。儒者奈何獨於其即位而責之深也。

曾止山三度嶺南詩序

徐柯

元次山開寶盛時。撰篋中集。獨取吳興沈千運。謂其挺出於流俗之中。崛起於已溺之後。凡所為文。皆與時異。其孟雲卿王季友六人。特以其類於沈而附之。則是篋中集。專為沈作也。乃讀其詩。人不三四首。寥寥短章。無有過十餘韻者。古人自信之篤。往往如此。詩至今日。為極盛。幾於家李白而戶杜甫矣。而余獨得三人焉。三人者何。曰益都孫仲愚。寶侗也。同郡楊潛夫。炤也。暨吾友甯都止山曹子也。益都公子卓犖偏入。所得經奇。潛夫清真樸老。漸近自然。止山沈鬱雅淡。當其極處。能掩二子之長。三人之詩不同。其為與時異而卓然自名一家。則同也。往余欲取三子之詩。擇其尤高者各百篇。撰為篋中後集。而坎壤變故。十年播遷。皮骨空存。不復意於斯文。而三子者。仲愚年最少。不滿五十而死。方病時。猶寓書屬余定其文集。而道遠子幼。再三往索其遺文。不得。今已宿草矣。潛夫則於庚申夏。余初反里時。為定其乙酉以後三十餘年之詩。得八百餘首。為懷古堂集。今春乃始得為止山。論定其壬癸子丑寅卯六年之詩。而以三度嶺南詩屬余為序。嗟乎。仲愚已矣。潛夫年七十餘。龍鍾老公。自屏荒江之側。止山長余一歲。才情橫溢。意氣不少挫。其金石堂詩諸種。鋟版行世。名滿天下。而又以過日一集。網羅當世名卿鉅人之詩。而撰次之。故其名尤著於公卿。

間則是三子中。止山於詩為最昌。乃十餘年來。挾其詩以游長安者數矣。不特不得與於承明著作之列。竟未有能迓長江於閨中。出襄陽於牀下者。而令其飢寒貫骨。奔走海隅。嶠之間。僅侈江山之助於詩章。悽惋是重。可慨矣。次山之序不云乎。沈公以下。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沈淪。是篋中所重。又不獨以詩也。余於止山及二子。亦云嗟乎。使止山策高足。據要津。乘時富貴。余又安得而序之哉。雖然。止山之詩。何所待於序。故粗述余之顛倒於止山。而及仲愚潛夫者。猶元氏之志也夫。

楊潛夫家傳

潛夫名炆。字明遠。世江右清江人也。大父諱某。賈於吳家焉。今為吳之長洲人。潛夫得入其學。為弟子員。父諱某。號古農。以詩名於天啟崇禎間。挾策游兩京。公卿無不屣履迎古農者。潛夫在髫髻。能誦陶杜詩。為五言有警句。父友上元顧與治。高淳邢孟貞。咸歎異之。甲申乙酉之際。古農攜潛夫歸鄞尉山。買田築室。為終隱計。潛夫遂棄其博士舉子業。而專肆力於詩。規模少陵。字櫛句比。不失尺寸。故其所得。真率渾成。絕去雕飾。虞山錢宗伯。故善古農。見潛夫詩。益喜。且高其志。為序而刻之。有魯兩生漢四老之目。時潛夫年始三十也。虞山沒。婁東吳司成王奉常亦稱焉。而尤為甯

都曾燦益都孫寶侗萊陽宋琬所激賞。故其詩益有聞於時。大抵潛夫既專摩少陵。為詩史之學。五十年中。市朝改易。陵谷變遷。苟可以寓其感憤者。皆於詩乎發之。至二千餘首。都為五十卷。可謂夥矣。而有為之言為多。宜諸公之並稱之也。性伉爽。與人交。一見如舊相識。抵掌傾吐。無不盡。非其意。雖素親暱。匿影握手。深閉而不能見也。居常早起。汎埽堂宇。竟日柱戶危坐。家人無敢跛倚。警效其側者。年七十。預為終制。攷於禮經家禮而折衷焉。曰。吾將服以見先人。敢不謹乎。每語諸子曰。一旦不諱。氣絕便殮。殮畢便葬。毋擇時日。毋計親友。毋延二氏作功德。莫以菽水。惟老人名心未淨。節衣食之餘。以我友某某所選我詩如千首。剞劂告成。亦一快也。歲為此言。又七年而卒。三子基堂在。奉遺命唯謹。同人歎潛夫為有子云。

贊曰。潛夫之及先文靖公門也。由貴陽楊少司馬。先文靖公一見識之。曰。此古農子也。時古農游招遠。而潛夫將就童子試。先文靖公舍之二株園堂之西偏。此潛夫與余兄弟締交之始也。五十有七年矣。茲其子述遺命。具行狀羅縷數百言。來乞傳。余為撰次之。他弗著論。其詩獨詳。亦潛夫之志夫。

蹇翁小傳

蹇翁朱姓。名某。字某。蹇翁其晚年自號也。吳郡長洲郭巷里人。幼負奇志。父太公以

韜鈴材武應協理勤務安盧巡撫祥符史公辟崇禎季年總勤王師北行翁年十七自詣軍請從史公壯而許之會解嚴勤王師報罷而史公亦以遷去翁隨其父歸故居能手把鋤犁雜僮僕力耕致養時挾策休隴上志古今一二大事歸而論其成敗於太公前太公無以難也益自喜務為有用之學鉤抉天官握奇兵謀陰符諸奧秘皆鑿鑿可見設施於技擊弓矢劍稍藝事求名師盡其術而後止破產弗悔挽強穿札命中無虛發莫與爭能者江左被兵一時豪傑收江淮四鎮及左甯南餘軍軍海上軍聲頗震翁仗劍往從之諸宿將皆出其下三年無所屬太公以書趣歸新令甲以孫吳策士奉太公命入試吳郡漢陽江丞名能知人命以國士而薦之翁雖得雋雅非其志也不肯隨例赴公車夏官都肆江屢為治行弗應尋丁太公艱三年閉戶讀禮本儀禮禮記參以宋元儒先之論斟酌損益定為喪祭之儀凡七卷以正時俗之失名曰讀禮記畧士大夫之家習於禮者多遵焉崑山葉侍郎蔚州魏尚書尤重受其書鈐版傳之諸公咸因二公願識翁時值新免太公喪不得已至都下褐衣游公鄉間皆稱曰朱先生殆古之高士不敢強以官也晚年家益貧教授自給率日一食而讀書吟諷不輟門人亦日益進今已有大顯於時者經學最邃於易禮尤喜讀司馬溫公朱考亭之書原原本本博綜貫串而論議之著有經史辨疑經史緒言若

千卷。今所鏤梓者。特其十二。三讀其詩。可以識其用心矣。翁與余善。刻書成。有筆札之屬。弗敢辭。為節蹇翁自記。并所聞於友人者。傳之如此。附之卷尾。俾異時讀翁書者。有所考焉。

贊曰。客為余說翁壯盛時。飾裘馬。通輕俠。借軀報讎。蹕冰雪。往返六千餘里。赴人之急。卒脫其阨。而飲德不言功。居太公憂。始折節讀書。余於翁少長三四歲間。訂交。良白之年。見其非禮弗履。造次不違。咄咄佔畢。若經生學究家之為。迨與論事。激昂軒輊。有介然於中者。存心之精微。惡察察言也。嗟夫。身兼數器。不名一節。君子以為難翁真奇士哉。

書蔡忠襄公傳後

顧苓

甯都魏禧擬叔作蔡忠襄傳不稱其人余摘其疵謬備書於後以俟閱覽君子論定焉傳曰正人君子往往迂疏狹隘弛緩試於事百無一用即或立風節輕死生矯然為世名臣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於是天下才知之士率以道學為笑道學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風俗政事乖法度亂紀綱失而國家亡矣揆厥所由則亦儒者迂疏狹隘弛緩有以致之也慘哉魏子之言也既曰正人君子矣則秉天地浩然之氣抱經邦濟世之才如古伊尹周公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姚宋宋之韓范皆是也其迂疏狹隘弛緩者則謂之腐儒謂之庸人不得謂之正人君子也既曰立風節輕死生皎然為世名臣矣又曰一當變事則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夫立風節者如李膺范滂之儔是也輕死生者如顏常山張睢陽諸公是也不當事變何以見其立風節輕死生乎既立風節則必有面折廷諍牽裾請劍之風既輕死生則必有握拳透爪嚼齧穿齧之狀而又曰束手垂頭不能稍有所濟乎孔子儒者之宗也卻萊兵墮三都誅少正卯亦得謂之迂疏狹隘弛緩乎而顧以亡國之罪歸於儒者歸於正人君子則蔡公之死忠死孝亦將為亡國之一人乎其謬者一也傳曰禧嘗以為忠孝之人有不道學者夫忠孝者道學之大綱也君臣父子之倫不明則乾坤

或幾乎息矣。信如魏子之言。則孔子曾子之孝。經不得為道學之書乎。虞舜之大孝。烝人不得為惟精惟一之聖人乎。曾閔之純孝。不得為聖門傳道之大賢乎。東海之孝婦。沈江之曹娥。不得感天地動鬼神乎。龍逢比干。諫而死者。不得稱之為仁乎。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者。不得謂為清聖乎。岳武穆楊忠愍輩。俱不足入道學之門乎。不知魏子所謂道者何道。學者何學。其謬者二也。朝廷曰號令。天子曰鹵簿。敵國曰來使。李自成逆賊也。傳曰申號令。凡州縣迎降者。秋毫無犯。攻城者屠之。是以朝廷子賊也。是以單食壺漿之義子賊也。傳又曰自成具鹵簿。親臨城下督攻。非天子法。駕不稱鹵簿。自成草寇亂賊。具樓櫓攻具。或有之。安所得鹵簿者而具之。其曰具鹵簿。親臨督攻。是以天子子賊也。傳曰自成先遣使持牌至。公斬來使。不曰偽牌賊使。而曰持牌。曰來使。是以敵國之體予賊也。司馬溫公帝魏。朱子尚以綱目正之。而魏子儼然以朝廷之號令。天子之鹵簿。敵國之體統予賊。是獎賊也。其謬者三也。顧秉謙為魏璫義兒。竊權誤國。傳不斥書其名。而曰崑山相公當國。是崇姦也。其疵一也。行文或稱前輩之名。或稱前輩之字。自有定例。傳曰請鄒公瀘水萬公恒麓舒公曰敬至。鄒公萬公稱字。舒公獨稱名。其疵二也。山魃木魃附土木之像。為妖師巫邪說。借以罔利瞽民。如小說家所載怪誕不足信。傳曰井陘士民立廟祀之。或時禱祭不絕。

禱輒應。人以為神。是時公尚存。而曰禱輒應。是以公之祠宇。為山魃木魅所憑依。其疵三也。總兵周公遇害。先守代州。蔡公死節後。方以兵少食盡。退守甯武關。賊攻甯武關。血戰五日。擊殺數萬。力竭兵敗。亦合門死節。甯武被屠。官止於是。未嘗官大將軍也。明初徐達馮國勝藍玉稱大將軍。永樂時邱福薛武稱大將軍。即常遇春止稱副將軍。武宗自稱威武大將軍。其後三邊總兵官。挂印賜劍者。止稱征南征蠻鎮朔將軍。未嘗單稱大將軍也。傳曰。累官至大將軍。其疵四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君子也。舍生取義者。志士仁人也。蘇子卿目昔出血。齧雪餐糞。文丞相仁至義盡。赴難柴市。不過為君子志士仁人而已。傳曰。臨大節不可奪。舍生取義。固公之常節。不足為公矜。不知為公矜者。更有何事也。其疵五也。總之魏子為文。非期於必傳。朝成稿而莫即行。是故其文多疏漏。余不具論。論其大者。則蔡公一傳。關係古今忠孝大節。國家興廢存亡。豈細故哉。余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讀公傳者。

處士張綏子傳

萬曆天啓崇禎間。張孝節先生以道德文章伏一世。與其同年周忠介公。朱孝介先生。門人姚文毅公。文毅公之舅氏文文肅公。持身束物。內外斬斬。激濁揚清。天下大夫士謂之吳門五君子。孝節先生齒最長。最後歿。歿時崇禎十四年。後三年京師亂。明

年南都不守。五君子之子。各棄前資。絕進取。閉門不仕。其一曰綏子張君。孝節先生之仲子也。君胚胎前休。目濡耳染。不離風節名教之內。弱冠補諸生。時中丞御史監司郡邑。多造請孝節先生。先生高卧。遣君往謝。則中丞御史監司郡邑。皆歛容禮之。代先生條對兵荒利病。官民得失。因革便不便。曉中窳的。聲名藉甚。先生既歿。免喪方卒業南雍。而天下亂。君以強仕之年。側身懷古。婆娑嬉游。不復與人事者二十八年而卒。先是先生得元處士淡水園而葺之。引流種竹。中構假我堂。君復營其東偏。堂室精好。未幾而世變。息交鬻宅。自養栖於先祠。而文肅文毅之家。午橋綠野。綽楔烏頭之下。亦不名一椽。國破家亡。固其所也。君姊夫顧咸建。知錢塘縣。杭州失守。從容引去。畧地者。跡捕錢塘不得。移畧蘇州者。株連逮君。君不告所在。責君曰。肺腑至親。而不知所在。人情乎。君曰。肺腑至親。而以所在告。亦非人情。終不言。而錢塘出。乃脫錢塘之被殺也。杭州之人哭之如私親。後二年。君長子婦翁楊廷樞。亦以義死。人以此稱孝節先生之風義。不獨及其子也。君諱奕。字綏子。子四人。皆讀書。先生諱世偉。字異度。中萬曆壬子科舉人。特贈翰林院待詔。其友誄之。私謚孝節先生。

四禮撮要序

宋 楊

禮者何率性之道是也。人莫不有仁義禮知之性。以發為喜樂哀敬之情。情因氣發。感物益蕩。自非聖人鮮克履中正者。聖人既慎其所發。而聲律身度矣。又懼天下人之任情怙氣。以發乎性者。或反至戕賊其性而不自知。於是益竭心思。為之品節。如五音之正。以六律。方圓平直之定。以規矩準繩也。放達者流。爭言禮意而芻狗其儀文。不知儀文廢矣。意將焉託。今有豪舞酣歌於人之前曰。吾意實喜且樂也。雖五尺童子不可得欺已。故有哀之意。則必有擗踊袒括。以為哀之儀文焉。有敬之意。則必有拜跪饋奠。以為敬之儀文焉。有喜樂之意。則必有加服醺字。授綬合盃之儀文焉。如草木之乘春萌甲。自根而茲而幹而枝而葉。敷榮條達。其勢皆迫於不容自己。聖人非能有所加損也。特約之中正。不使有過不及焉耳。禮之失也。去藉於戰國。火於秦。雜於漢蔑於晉。待興於隋唐。至宋大儒輩出。刪述漸著。朱紫陽續其大成。取儀禮中冠昏喪祭四者。衷之以為家禮。蓋人道始終之大。由家而可達諸國與天下也。大明會典時有損益。而卒莫踰乎其舊。品官之家。遵用聖制。而學士講求。輒歸文公。益以信家禮之善。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顧綱舉目繁。詎無泥格。如冠之必備公服也。昏

之聘使必親子弟也喪之復必升室而號也祭主之必宗子也頗如大路駟竊入湫
巷曲徑鮮不停輶此推移潤澤之事責在吾儒而不容他委者吾友甘健齋遊於程
山謝先生之門升堂入室方諸往哲則季通之於考亭矣程山感道微教衰因於禮
廢慨然與諸及門講習討論其高座弟子有執親之喪哀毀骨立若子羔氏者予過
訪其里太息於古道之復而德性學問之彬彬質有其文也居自餘得讀健齋所訂
四禮撮要採之博擇之精考古折今之美且善蓋淵源師法主忠徙義而非苟襲其
文者比也是編成俾天下率而由之用以善喜樂哀敬之情以復其仁義禮知之性
振衰維風豈小補哉故樂而為之序